

记忆

← (上接7版)

寅恪先生在牛津的电报地址用“Chen Yinchieh”。

切切不可忽略陈寅恪夫人唐筼，下录陈流求语音留言。

“得知你愿意和我们谈谈有关父亲名字的读音问题。我的母亲唐筼，虽然出生在广西，但是在四五岁，她就被带到天津。她在天津女师附小念书，直到师范毕业。毕业后，又在天津女师附小，教过初小的课程，就是当了小学的教师。母亲生了我以后，我也像绝大多数小孩一样，把母亲的语言，当作我第一任的语言老师。母亲把父亲的名字，总是念成‘寅—què—’。并且，母亲也教过我，对家里叔叔伯伯的名字读音。像衡què、隆què、方què等等。母亲的语音，至今我们是不会忘的。”

留言内口齿特别清楚，父亲叔伯四“恪”皆读què，还特意放慢加重“寅què”二字。

陈流求念慈情切，令我感动，是以驱笔陈情——人名乃个人之名，每个人皆有亲有亲。寅恪先生三个女儿都年过八十，流求今岁九十。她们多次言及，记事以来就知道自己父亲叫“陈寅què”，如今听到被念成“陈寅kè”，很难接受。

据陈小彭，“恪”字辈尚有五位子女在世，对“恪”字读音意见一致。义宁陈氏堂表枝茂，姻亲网织，数代承继，往来相聚，一向都语“恪”为“确”音。

陈小彭追加语音留言，不仅仅是她们一个小家庭，“还有我们的叔叔伯伯们陈衡què、陈隆què、陈方què和陈登què，都是用这样的语音来叫他们的名字。”一连串姓名内末字都是què——明白无误。

外文拼写“K”就是汉语读“K”音吗？

去年年底，陈小彭所在地凌晨四点不到。她发微信给我：“忽然想起来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我认为非常重要。因为夜里胸骨肋骨有些不舒服，睡不好觉，就想起来了。以前我们家里的箱子上、是爹爹从国外带回来的箱子上，用油漆写的名字，仿佛记得‘恪’字是用K起头的。”小彭还说，她曾见旁证——别人发表了一张陈寅恪“在欧洲的相片上的签名，‘恪’字是用K起头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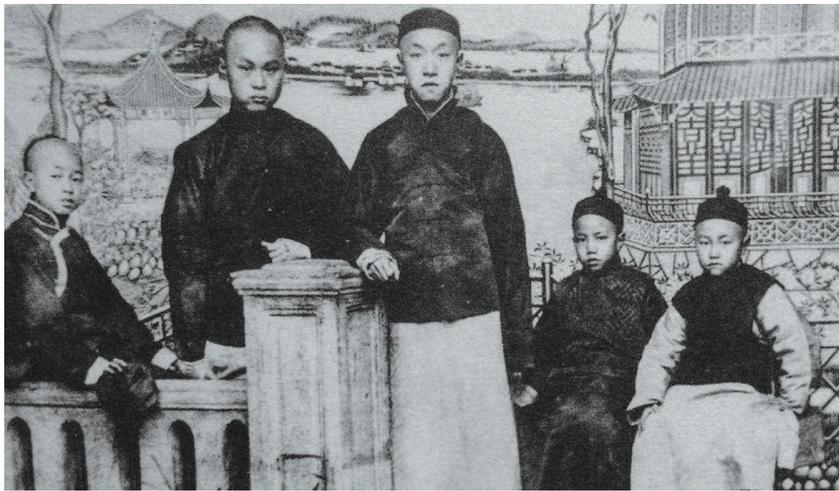
陈小彭重申，她父亲“按照我祖父的念法，所以全家都是念这个‘恪’字为què，也是没有错的”。但是，“有这个事情，我昨晚睡不着。就想睡了，更睡不着。这个事情一定要跟你说，这些情况也许很重要。现在可以打电话给你吗？”

陈氏三女与我远隔重洋有时差，长途通话一般预约。那阵子小彭身体欠佳需静养，没想到这个“恪”字读音问题，竟搅得她难以安心休息。我暗自愤愤然：为什么审定陈寅恪的“恪”读kè之前，没有人去征求陈家意见呢？

我告诉小彭，外文拼写用K不一定表示汉语读K音。当时，为让小彭先放下心来睡个回笼觉，我只以她本人外文名拼法为例，简单解释了书写字母与实际发音的关系。后来，我又针对“q”“j”“k”“g”，向陈氏女儿和关心者做了些补充，综述如下。

借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，

五“恪”合影于长沙，1898年。左起：陈隆恪、陈覃恪、陈衡恪、陈寅恪、陈方恪



历史已久，法则不一。现行汉语拼音方案标示为j或q的声母，发音部位比较特殊，不少外语缺乏同样辅音。其他语种音译含j或q的中文专名，常以拉丁字母g或k代之。反之，用汉字音译外文也相似。

K-J互换

汉译英文常见姓King，惯例对以中文常见姓“金”。比如，Martin Luther King为马丁·路德·金。早年金姓人士在海外，很多(并非都是)会取King为姓。汉语拼音通行后，虽然中国护照“金”姓为Jin，我仍见人到国外后改用King。

随手再抓二例：Kissinger汉译基辛格；蒋介石外文名Chiang Kai-shek——据闻，还真有人“读”外文，译成中文“常凯申”。[按：这个笑话多见转引。承日本熊本大学语言学教授石汝杰告知，错译根据俄文Чан Кайши(音近“枪盖石”)]

G-Q交错

鲁迅《阿Q正传》序言释名曰：“我又不知道阿Q的名字是怎么写的。他活着的时候，人都叫他阿Quei，死了以后，便没有一个人再叫阿Quei了，……我曾仔细想：阿Quei，阿桂还是阿贵呢？倘使他号月亭，或者在八月间做过生日，那一定是阿桂了；……又倘使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，那一定是阿贵了；……其余音Quei的偏僻字样，更加凑不上了。……但据结论说，是因为陈独秀办了《新青年》提倡洋字，所以国粹沦亡，无可查考了。……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他为阿Quei，略作阿Q。……”

国语“贵”“桂”同音，若用现在的汉语拼音，声母为G。鲁迅早年用Q。是否方言问题？我请母语为绍兴方言者读“桂”和“贵”。鲁迅提示“贵”为“富贵”且“贵”“桂”同音，据此，绍兴话声母接近国语G。(按：因鲁迅说得明白，此处不议绍兴话

“贵”在不同语境的另一读)

皆知鲁迅留学东洋日本，是否他不熟“《新青年》提倡”的(西)洋(文)字？

否。鲁迅说“照英国流行的拼法”是有依据的。仅举国际畅销的燕麦品牌Quaker为例，表音汉译“桂格”。两个汉字若标以汉语拼音，声母都是G。也就是说在同一专名内，拼音符号G既对应Q也对应K。其实，英文Quaker内的Q和k乃同一辅音。

Q-K替代

由是，从Q-G连到Q-K。起于q的英文词如quick(快)和queen(女王)，词首辅音q与汉语拼音代表的q音相去甚远，检索手边数本英英和英汉词典，对q的标音符号皆等同于以k起头的词——虽然拼写字母不同，q与k实际上是同一辅音。

我取《可兰经》(《古兰经》)英文书名为例，做了个小实验，考察眼“读”字母会否影响口“读”语音。我先请英语为母语者念Koran和Quran，未辨差异。询问被调查者对Q与K以及Qu-与Ko-的语感，答曰发音完全一样。为排除人“读”受脑“读”影响(即知道是同一书)，我又用有声朗读工具复测，结果相同。

再举数例英文q汉译，择自1979年版《新英汉词典》：化学药用词如quinat(奎尼酸)、quinoline(喹啉)和quinone(醌)等，音译首字若标汉语拼音，声母都是K。

为解小彭见K之忧，议议起首辅音。因她不详箱子上的K后是什么字母，我们不猜也不议整个音节——我与陈氏三女相约，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，分享直接知识，不被外间“据说”牵着跑。

借此机会请读者谅解，以上讨论原为小圈交流，用词宽松。而且我有意回避专设音标和术语，随习俗采用同套拉丁字母标识不同语种，拼写汉语亦循各时期惯例。其实上述三对中，若列语音区别特征，汉语声母Q-K区别最小；而若注国

际音标，英文Q-K同音显见。对了解语言学的人来说，道理都不新鲜，但现实中易产生混淆，我不过提醒一下。

上文言及，我曾央人择述“恪”音争议要点。紧接第一条“没人亲闻陈寅恪自己念què”，第二条是“陈寅恪自己读kè”。怎么论证“自己读”？论据就是陈寅恪外文名拼法之一含“Koh”。友人传示大标题，“只读这个音”。

对“Koh”有几种猜测性解释，如考虑在外语环境的使用方便，相类实例俯拾皆是。但既已申明不猜，容不扯开举证，盖以简言之，外文拼写不代表汉语读音。打个宽松比方，蒋介石外文名Chiang Kai-shek或Чан Кайши，不能证明他自称“常凯申”。

陈寅恪先生写外文名用K这个字母，不能证明他用汉语读自己名内“恪”这个字，发的是Kè这个音。我实在想不通——若真想知道陈寅恪自己“读”什么音，为什么不请教听他本人说了几十年的人？又何苦步郑人买履之后尘，奉千里迢迢无声外文纸片为准绳？

盖棺“改名”还是“入土”为安？

2018年春，陈家大屋重修。陈小彭告诉我：“有一块展板，专提‘恪’字的读音，陈家人都有意见，所以提出讨论。”我请小彭烦劳当地亲戚，传来展板内容。(大致模样见左图)

正音展板挂到陈家祖宅那年，为辈分定名的陈宝箴作古118年，生前呼唤孙儿们24年；起名的陈三立作古81年，生前呼子唤侄61年；陈寅恪作古49年，另五“恪”作古皆逾40年，生前自呼与被唤“确”整整一辈子。盖棺这么多年遭“改名”，家祭若闻敬“客”翁，谁能确定谁“被招呼了”？

【“恪”字读音】Kè

“三恪封虞后”是陈宝箴参与编纂的清同治版义宁怀远《陈氏宗谱》行辈用字(修水民间称之为“派号”)。典出我国古代一项礼制，周武王得天下之后，封舜帝之后裔于河南东部、安徽西部一带，建立陈国，国号“陈”，以示尊礼。其子孙遂以国为姓。明焦竑《焦氏笔乘·古字有通用假借》条：“以三恪，恪当读如客，恪、客古通用”。清吴大澂(恂斋)《古籀汇编》卷十据周朝的恂鼎考证：“恂(恪)”为“客”字的异文，三恪即三客，即以客礼相待夏、商、周三代子孙之意。

1985年12月，国家语委、国家教委、广电部联合公布《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》，正式确定“恪”字“统读”为kè。《辞海》《新华字典》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中的“恪”均读作“kè”。语言学家徐世荣《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释例》(语文出版社，1997)解释“统读”即“此字不论用于任何词语中只读一音”，并特别举例“人名如近代学者陈寅恪”。